

拾玉鐲

蘇軾詩集
卷之四

PDG

河北戏曲丛书

拾玉镯

(河北梆子)

河北省青年跃进剧团演出本

河北戏曲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拾 玉 鐲

林 岩等整理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哈密道12号)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1 9/16 字数 30,000

1962年4月第1版 196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300

編輯例言

一、本叢書定名為“河北戲曲叢書”。

二、為了進一步繁榮戲曲創作，提高創作水平，推廣優秀劇目，根據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編輯本叢書。

三、本叢書收編河北省戲曲工作者及廣大群眾創作或改編的現代劇和歷史劇；傳統劇目之特別優秀的整理本亦可酌量收入。

四、本叢書專收編河北省原有劇種及已在河北省流行之其它劇種的劇本。凡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並經過上演，效果良好的劇本，均可收編。

五、本叢書分集出版，原則上每集只收一個劇種的劇本，但劇種不同而題材接近的小戲，也可酌量編為一集；每集編入劇本多少，視具體情況而定，大型劇本一集一個，小劇本一集數個。

六、由於水平不高、經驗不夠，本叢書可能存有不少缺點，歡迎讀者和上演者隨時指出，共同努力編好本叢書。

目 录

拾玉鐲.....赵殿元口述整理 (1)

三娘教子.....秦风云口述整理 (15)

汴梁图.....若青整理 (29)

拾 玉 鐲

明朝，陝西鄆鄆有一少女孫玉姣，與其母飼養雄鷄為業。某日，玉姣於門外偶遇一少年書生傅朋，互生愛慕之情；傅朋假買鷄為名，與玉姣互通情意，臨行故意遺玉鐲相贈；事被鄉鄰劉媒婆窺破，遂至孫家作媒，成全婚姻喜事。

趙殿元 口述
林 岩 整理

人 物

孙玉姣 傅 朋 刘媒婆

〔孙玉姣上。〕

孙玉姣 (引) 泪湿衣衫袖，閨闌惹春愁！

(詩) 愁鎖双眉皺，青春如水流，
想起終身事，見人面含羞。

我，孙玉姣。年方二八，尙未婚配。不幸爹爹早年去世，如今母女二人全靠飼養雄鷄为生。母亲好善，清晨起来，前往普渡寺听經去了，家撇奴家一人，怎不寂寞愁悶！此話莫提，待我将門开放，放鷄出籠，再来練習針黹。(開門，放鷄出籠，趕出門外，數鷄，喂鷄，回房拈綫，做針織，吁嘆) 咳！

(唱) 孙玉姣做針織愁容滿面，

父早亡母居孀家道貧寒；

我的母每日里去把佛念，

她把我終身事丟在一边；

孤零丁坐閨房心头悶倦，

我何不到門外寬心解煩。(移座門外，做針織)

〔傅朋上。刘媒婆暗上，窺視。〕

傅 朋 (唱) 散步儿我在这孙家庄过——

見一位美大姐門外做活；
我有心上前去施禮問過——

又恐怕眾鄉親笑我輕薄。（欲向前問話，止退，同玉
姣對看一眼，下）

孫玉姣（停針，望門，驚喜）呀！

（唱）適才問那君子偷眼看我，
倒叫我孫玉姣无可奈何；
我只得回房中獨自悶坐，
思想起婚姻事惆悵淚多。（移座門內，愁思）

劉媒婆 好哇！

（唱）老身我清晨起大街路過，
孫玉姣與傅朋要結絲蘿。（欲向前，遠聞傅朋咳嗽聲，
遙望，急退）

喲，他又來了！

我急忙到在那樹後藏躲，
看一看他二人動靜如何。（急忙躲開）

〔傅朋上，玉姣出門，二人對看，玉姣羞立做活。〕

傅 朋（唱）我來往不住的孫家門過——

又只怕在此地惹下風波。
若不然上前去施禮問過，
假意兒買雄雞來把話說。

大姐，請來見禮。

孫玉姣 還禮。這一君子放路不走，施禮為何？

傅 朋 請問大姐：那是孫媽媽的門首？

孫玉姣 孫媽媽乃是家母啊。

傅 朋 噢，口称家母，莫非你就是孙家大姐？

孙玉姣 豈敢。奴家姓孙小字玉姣，請問君子尊姓大名？

傅 朋 小生姓傅名朋字云程，鄆鄆县后街居住。請問大姐：家有几儿？

孙玉姣 母女度日，并无他人。君子口問家母，却是为何？

傅 朋 啊，聞听人說孙媽媽养的好雄鷄，是我奉了家母之命，买雄鷄来了。

孙玉姣 家母不在，难以作价。你……

傅 朋 啊！孙媽媽不在？那么大姐……

孙玉姣 請君子到旁处去买吧。

傅 朋 是，是，待小生轉时再来。

孙玉姣 如此，君子請便。

傅 朋 告辞了！

(唱)在門外施一礼把大姐辞过，

假意儿甩袍袖丢下了玉鐲。

(乘躬身施礼之机，丢鐲于地，抽下，窺視玉姣动静。孙玉姣跟踪了望，回身見鐲，兴高彩烈，向前欲拾又止，四处了望无人，蹲身欲拾玉鐲。刘媒婆暗上，見傅朋匆匆轉来，急退。孙玉姣刚拾鐲，忽見傅朋走来，立即放鐲于原地，含羞起立，回房閉門，站立不安。

傅 朋 (眼見玉姣拾鐲，喜悅出声) 哈哈……

(唱)見大姐拾玉鐲亲事定妥——

(見玉姣閉門不出，疑思，迴避而去。刘媒婆悄悄暗上，欲拾玉鐲，見玉姣開門窺望而急退。孙玉姣出門，見鐲躊躇不安，左右望門，决意拾鐲。

孙玉姣 (叫鷄) 咕！咕，咕……

〔刘媒婆在树后不断窥视，傅朋从远处藏身了望，轻步暗上。孙玉姣趁雄鷄群聚門前，蹲身拾鐲戴在左腕，此时傅朋恰到玉姣身前。

傅 朋 啊，大姐！……

孙玉姣 （羞喜交加，急取玉鐲遞还傅朋）啊？这是你的，这是你的……（傅朋不收，玉姣放鐲于地，掩面遮羞，借故哄散雄鷄）嗚叱！嗚叱……

傅 朋 （唱）回家去对母言請媒說合。

〔喜悅异常，大笑，抽下。孙玉姣見傅朋远去，寻踪了望，轉身見鐲，且羞且喜，看天色近午，拾鐲心切。

孙玉姣 天气不早，我媽怎么还不回来呀？天这么晚啦，我媽也該回来了！……（边念道，边了望，同时用足向門內移鐲，門檻挡鐲，焦急，故意丢手帕于鐲旁，借抬手帕而拾玉鐲，回房，賞鐲，异常喜悅）

（唱）那君子不住的門前路过，
假意儿买雄鷄丟掉玉鐲；
我二人配夫妻有何不可？
为此事但缺少一人說合。（賞鐲思情之間，想起雄鷄，藏玉鐲，急出門，叫鷄于門前，回房关门，寻鐲，賞鐲，起舞下）

〔刘媒婆上。

刘媒婆 （大笑）哈，哈，哈……

（唱）有老身在树后偷眼看过，

孙玉姣与傅朋傳遞玉鐲。

哎呀呀！（抱腹大笑）是我清晨起来，路过孙家門口，觀見孙玉姣与傅朋眉来眼去，留恋难舍。我何不趁此机会做个媒人，鬧杯喜酒吃。可說是小猴呀小

猴，你二人的心事休要瞞我啲！

（唱）他二人傳情事俱已看破，

稍时我到孙家前去說合。（高兴，得意忘形，笑下）

〔孙玉姣上。〕

孙玉姣 （唱）孙玉姣戴玉鐲左觀右看，

細思忖婚姻事千愁万难；

无奈何缺一入穿針引綫，

我与他配夫妻死也心甘。（欣賞玉鐲，忆念前情）

〔刘媒婆兴高彩烈地上。〕

刘媒婆 （唱）为說媒跑的我兩腿痛酸——

哪呼嗨呀！呼嗨呀……

呼嗨！呼嗨！哪嗨呼嗨！

一霎时来到了孙家門前。

孙大姐开門来！

孙玉姣 外边何人叫門？

刘媒婆 （唱）我本是姓刘的来把你看——

啵哪啵呀呼嗨！

孙玉姣 原来是刘媽媽到了，等孩儿我去与你开門。（匆忙前去伸手扶門，露鐲，惊慌失措，心急藏鐲）

刘媒婆 哎呀！快开門哪。怎么这么慢慢騰騰的呀？快点吧！

孙玉姣 来啦，来啦。（更急，藏鐲不得安妥之处，终于将玉鐲藏藏在左腕的袖中）

刘媒婆 孙大姐！快点呀！站的媽媽我这两条腿怪疼的。

孙玉姣 嘎。（开門）刘媽媽在哪里？刘媽媽……

刘媒婆 哎，哎，我在这儿哪。

孙玉姣 刘媽媽来了！請进。

刘媒婆 請！請吧。（进门，东张西望）

孙玉姣 刘媽媽你看什么？

刘媒婆 啊？噢，孙大姐呀！

（唱）看不見你的母她在哪边。

你媽呢？

孙玉姣 我媽清晨起来，普渡寺听經去了。

刘媒婆 噢！

（唱）孙大姐孤单单无人作伴——

孙玉姣 （擦泪）孩儿我也只好如此。

刘媒婆 （唱）一句話惹的她兩泪不干。

〔孙玉姣暗自哽咽擦泪，刘媒婆东瞧西看，侦察玉鐲踪迹。〕

孙玉姣 刘媽媽請坐。

刘媒婆 啊，啊！有坐，坐着哪。

孙玉姣 媽媽，您用茶不用？

刘媒婆 怎么，有茶嗎？

孙玉姣 有茶。

刘媒婆 好，取去！

孙玉姣 是。

刘媒婆 （唱）誑的那孙大姐打茶去了，

一霎时管叫她口吐实言。（乘玉姣打茶之际，寻鐲不得，到处翻摸）

〔孙玉姣捧茶上。〕

刘媒婆 （故意将右手食指誤伸于茶杯中）哎哟！……

孙玉姣 媽媽，燙着了吧？

刘媒婆 不妨事，不妨事……（乘机探察玉鐲，用左手暗摸玉玦的右袖。孙玉姣觉知，躲开，刘媒婆猜疑）

孙玉姣 媽媽，再換上一杯吧！

刘媒婆 不用換啦。

孙玉姣 如此，媽媽請用。（遞杯）

刘媒婆 （接杯）多謝大姐。

孙玉姣 哎，一杯清茶何必道謝。

刘媒婆 有道是：“冷水用人挑，热水用人燒”，理當一謝。

孙玉姣 媽媽你真會講話。

刘媒婆 媽媽老啦，那如你这孩子聰明啊。

〔孙玉姣右手接杯，刘媒婆察知玉玦左手運轉失調。〕

孙玉姣 媽媽你在看什麼？

刘媒婆 喲！孙大姐，你这鞋上的花是誰給你插的呀？

孙玉姣 是我自己插的。

刘媒婆 好！你这头是誰給你梳的呀？

孙玉姣 也是我自己梳的。

刘媒婆 真好。哎呀！你那左边的头花怎么碰歪啦？

孙玉姣 啊？刘媽媽，在哪儿呀？……

刘媒婆 在这儿，……（孙玉姣抬双手摸头花，无意露出玉鐲被刘媒婆看見，指鐲暗笑）孙大姐！在这儿，你看（指鐲）在这儿。

孙玉姣 （无奈）媽媽，这是一只玉鐲。

刘媒婆 我知道是玉鐲。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摘下来，媽媽我看看。

孙玉姣 哎，一只玉鐲有什么好看的啊？

刘媒婆 媽媽我没有见过，拿来我开开眼，我不要你的。

孙玉姣 (不悅，將鐲徐徐摘下，遞鐲)媽媽請看，你要小心些。

刘媒婆 哦，知道。我比你還小心的多哪！(接鐲觀看，費力，欲出門)

孙玉姣 啊，媽媽！你不要拿着走哇。

刘媒婆 哎，這屋裡黑，拿到門口去看，我干麼拿着走哇？我知道，你這鐲子不是容易來的。(近門，看鐲，嘖嘖贊鐲)呀！真好。還是一只古玉鐲哪。(假作掉鐲而鐲穿手指，玉姣驚慚失聲，欲接鐲而羞退)喲！不要摔了你的心尖子！大姐，收起來吧。

孙玉姣 (接鐲，暗喜)媽媽，你看好也不好？

刘媒婆 不錯，真好！

孙玉姣 嗯。好，是我的。

刘媒婆 哼，我知道是你的。哎，孫大姐！你家貧窮，哪里來的這樣稀罕之物哇？

孙玉姣 實不瞞媽媽，孩兒我在門口玩耍，無意兒揀來的。

刘媒婆 怎么着？你在門口兒無意揀來的？

孙玉姣 嗯。

刘媒婆 啊！還是你們這年輕的。像媽媽我，清晨起來，頭也不梳，臉也不洗，我在这大街上跑來走去的，漫說是玉鐲，就像这么个破烟袋鍋子，我也揀不着。

孙玉姣 媽媽，你上了年紀，眼花看不見了。

刘媒婆 着！我們上了年紀，眼花看不見了；不如你們年輕的，坐在屋子里，从這門縫就看到門外邊去啦。

孙玉姣 媽媽，取笑了。

刘媒婆 孫大姐！我看你這只玉鐲不像揀來的。

孙玉姣 不是揀来的，是怎么来的？

刘媒婆 哼，好像有个小伙子送給你的。

孙玉姣 (羞怒) 啊？我母不在家中，你講出这样言語，还不給我出去！(搬座远离，皺眉不語)

刘媒婆 怎么着，翻儿啦？你也別翻，你也別恼，哼，一会儿就叫你給我說好的。哎，孙大姐……

孙玉姣 你离我远些。

刘媒婆 哈，哈！(自語) 这小东西她倒端起来了。今天非要說穿了不可！(搬座近玉姣) 孙大姐，你这玉鐲来的不干淨。

孙玉姣 怎么来的不干淨？你講！

刘媒婆 你听！

孙玉姣 你講呀？

刘媒婆 你听着吧！

(唱) 提此人离你家倒也不远，

孙玉姣 他叫什么？

刘媒婆 (唱) 他名儿叫傅朋青春少年，

孙玉姣 他做什么来了？

刘媒婆 (唱) 假意儿买雄鷄穿針引綫，

他故意丢玉鐲在你門前。

孙玉姣 啊？……

刘媒婆 (唱) 你不信媽媽我学来你看——

孙玉姣 你？……

刘媒婆 大姐！不相信，你看着媽媽我学上一学……(簡要夸张地边解說边摹仿：丢鐲、拣鐲、遞鐲、放鐲、丢帕、拾鐲。扯玉

妓衣袖，指鑑）喂！你看玉鐲在這哪！

孫玉姣（羞）媽媽……

劉媒婆（唱）他有情你有意要結姻緣。

孫玉姣我……

劉媒婆你瞧對不對呀？你們二人的心事，還能瞞過了我嗎？噢，我也從小時候過來的，辦這事比你早，知道的比你多！哼，你惱？你惱是假的，我惱才是真的哪。哎喲！可氣死我了！（移座一旁，假裝忿怒，故意吹氣）

孫玉姣（吟嘆）唉！（自語）此事已被她全然知道，這便如何是好？……

劉媒婆（窺看玉姣，暗笑，假作生氣）氣死我了，哼，哼哼……

孫玉姣（稍思）劉媽媽不是一個好惹的，待我上前與她陪個笑臉也就是了。啊，媽媽：……

劉媒婆驢子吧，馬！

孫玉姣劉大娘！

劉媒婆羊在山上吃草哪！

孫玉姣（啜哭）孩兒與你跪，跪，跪下了哇！

劉媒婆喲！真把孩子逗哭啦。起來，起來！媽媽我跟你鬧着玩哪，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愛說愛笑的呀！

孫玉姣媽媽不怪罪孩兒我嗎？

劉媒婆本來是樁喜事，我怎能怪罪你呀？

孫玉姣多謝媽媽！

劉媒婆不用謝，擦擦眼淚吧。

孫玉姣此事，媽媽既知，就該給孩兒拿個主意才是。

刘媒婆 主意倒有。你想拿点什么东西来做定亲的聘礼呀？

孙玉姣 媽媽，我家貧窮，沒有什麼貴重之物。賣雞……

刘媒婆 (搶話) 哎，有道是：寸絲可以聯姻。像手帕呀，綉鞋呀，隨便什麼現成的東西都成；唯有拿只雄雞不行，那多麼麻煩呀！

孙玉姣 綉鞋倒有，媽媽你要幾雙？

刘媒婆 一只也就夠了。

孙玉姣 噯。你等着！（笑容滿面，取來紅布包好的綉鞋）媽媽，這是綉鞋，請你收好。

刘媒婆 (接鞋) 好。放心吧大姐，管保你們二人的婚姻成就就是。我走了。

孙玉姣 媽媽回來。

刘媒婆 還有什麼事啦？

孙玉姣 媽媽幾時與孩兒個回信哪？

刘媒婆 明年八月十八再見吧。

孙玉姣 那太遲了，近一些方好。

刘媒婆 噢，近些？三個月。

孙玉姣 媽媽，還遲！

刘媒婆 啊，那就三天吧。

孙玉姣 怎麼，三天？

刘媒婆 哎，不能那麼太心急呀。

孙玉姣 媽媽，三天就三天。

刘媒婆 我走啦。

孙玉姣 劉媽媽呀！

刘媒婆 怎麼，還有什麼話說呀？